

长篇报告文学

长江魂

陈祖继 著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长篇报告文学

长江魂

王祖继
著

李健 老师赠送



(京) 新登字 097 号

责任编辑：唐生德

封面设计：王 羽

封面摄影：黄铁军

技术设计：陈 浩

长 江 魂

陈祖继 著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)

四川省地矿局测绘印刷厂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6 字数 320 (千) 字

1992 年 12 月第一版 199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5043-2145-1/I·231

印数：1—5,000 册

定价：20.00 元

目 录

长江啊！长江……

——写在前面的话

..... 徐 康 (1)

《长江魂》·上篇 一曲未唱完的壮歌

..... 陈祖继 (3)

《长江魂》·下篇 各拉丹冬，您的儿子来了

..... 陈祖继、李习文 (93)

全国各地报刊、电台、电视台报道

尧茂书首漂长江的目录辑要 (281)

尧茂书首漂长江示意图 (283)

长江啊！长江……

——写在前面的话

徐 康

长江，从各拉丹冬雪山的涓涓细流，纳百川、汇众水，奔腾而下，一泻万里，直驱东海！

长江，是中华民族神圣之水，是龙的传人之根。她象一块巨型的化石展示着我们民族的荣耀，在她的骨骼上，镌刻着我们祖先的遗迹。

长江，她滋润着中华大地，哺育着炎黄子孙。她是中华民族的象征，是中华民族骄傲。

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江河几乎都被人从头到尾地漂流过，唯有这世界第三大河流——长江，从未有人涉足。然而他，一个极平凡的人，以生命热血之躯，冒陨身殉职之险，率先去进行这一壮举。他驾着“龙的传人”号，穿危岩，过险滩，越深谷，决心要从世界屋脊漂向东海，去完成被外国人称为“最后的伟大征服”！

他叫尧茂书，鲜为人知，只是在他的壮举震撼了人们的心弦之后，他的名字才为人们所传颂。

八十年代的青年，以振兴中华为己任，他们以开拓、奋进的精神喊出了“长江是中国的母亲河，应当由中国人首先漂流长江”的最强音。尧茂书是首漂长江第一人。他以惊人的胆识和满腔热情，率先行动，于1985年6月20日从长江源头姜古迪如冰川下水，揭开了漂流长江的历史序幕。然而，尧茂书在金沙江通珈峡的浪峰中毅然“前赴”了，但是他的赤子之心，探索的勇气和献身的精神，却象奔腾咆哮的长江，撞击着亿万人的心扉，谱写了一曲震聋发聩的壮歌。

《长江第一漂》摄制组，正是在在尧茂书“爱国，探索，献身”的精神鼓舞下，不畏千难万险，一举登上万里长江之巅——各拉丹冬雪峰。而后，辗转万里，历尽艰辛，完成了在波翻浪涌的通天河、金沙江、大渡河的拍摄任务，用血和汗谱写了“不是探险，而胜似探险”的首漂壮歌，用镜头和艺术再现了尧茂书首漂长江这一历史壮举。

作家陈祖继同志不畏途艰路险，两赴江源踏勘纪实。他用生动的笔触、切身的体验记录了尧茂书首漂长江和《长江第一漂》剧组千里江源行的史实，向读者奉献了一部动人心魄、弥足珍贵的长篇报告文学——《长江魂》。

波澜壮阔的长江漂流探险活动，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，在全国人民的热切支持下，漂流勇士们前赴后继，不畏千辛万苦，爬雪山，过荒原，穿峡谷，战险滩，出生入死，历尽艰难，倍尝甘苦，踏着尧茂书的足迹，用血肉之躯，历时 179 天，终于完成长江全程的漂流活动，实现了中国人首漂长江全程的壮举！

如果说，长城是横卧在祖国大地上的一条脊梁，那么长江，便是我们祖国母亲身上的一条殷殷血脉，孕育着中华民族的智慧 and 勇敢，文明与丰沃，凝聚着拼搏者的呼啸，奋斗者的呐喊。在那大江的旋律和音韵中，我们感受到英雄不灭的灵魂，感受到烈士生命的永恒！

长江，你日夜奔腾，滔滔不息。不，你流的不是水，你流的是中华民族的骨髓、流的是华夏儿女英雄血！

（编者注：徐康 著名诗人，一级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，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）

一曲未唱完的壮歌

《长江魂》· 上篇

1 1985年7月24日,上午,金沙江通珈峡。

雷鸣虎啸的滔滔巨浪,爆裂、撞击、旋转。

暴雨夹着冰雹狂泄,江水陡然暴涨。激流奔腾,浊浪排空。咆哮、翻滚着的江水,象千万匹脱缰野马,向着下游奔驰而去……

江中礁石林立,象是栽在江中的一把把利刃。

金沙江两岸怪石嶙峋。

一个人驾着一只桔红色的橡皮筏,在惊涛骇浪中,在波峰浪谷里,忽上忽下,时隐时现地从上游朝通珈峡飞桨而来。他,随时可能被巨浪吞没,却始终随波起伏,追逐着激流,沉着、冷静、密切注视着前方,奋力划着双桨,机智地绕过了迎面闯来的激流、险滩、暗礁,冲过向他劈头盖脑压过来的巨浪。

“跌水!”他一惊。激流中一块狰狞的巨石突兀在江心,把宽约百米的江面挤压成五十余米的狭窄槽状。疾驰的江水流经这里猛然受阻,吼声如雷,疯狂地摔打成千万根银柱,喷向两岸石壁,又折向滩下狂泻,形成了落差数十米的瀑布。一排排巨浪中他镇定自若,一桨压着一桨,集中精力拼命划桨,竭力使橡皮筏避开礁石。此时,又一个腾空的巨浪向他袭来,猛地把船推向巨石,“轰!”的一声巨响,激流波涛卷着他和橡皮筏,翻滚着向跌水处冲去……

橡皮筏的两侧各有五个醒目的白色大字“龙的传人号。”驾筏者,一个平凡的名字:尧茂书!

夕阳沉落西天，将它最后一抹余晖投射在重庆火车站。从成都开来的 307 次列车到站了，月台上一片喧腾。

出站口处，人丛中急匆匆地钻出了一位青年，中等个儿，瘦筋筋的，两眼炯炯有神。瞧他那一身装束：破背心贴在黝黑的脊梁上，蓝色的裤子浸满了汗渍泥土，一顶灰不溜丢的太阳帽胡乱扣在大汗淋漓的头上，脚上穿双登山鞋，左脚一只已张了一个鱼嘴，一个棕褐色的旧工具包，斜挎肩上……他抬手看了看腕上的表，皱着眉头焦急地道：“呀！快六点了！”然后快步穿过站前的十字街口，朝马路对面的公共汽车站奔去。

“同志，请问到重庆橡胶制品厂搭几路汽车？”对方斜睨了他一眼。没吱声。

他转向另一个候车的妇女继续打听，还是没开腔。只见一个候车的姑娘掏出了绣花手绢，轻轻地捂着鼻子。他想冒火了，心想：“你们把我尧茂书当成什么人了！”一周来，因为暴雨，途中受阻，疲劳、饥饿和淤积在他胸中的焦虑汇成了一股无名火，眼看就要爆发出来了。这时，他不觉朝自己身上瞧了瞧，哈！这身打扮简直象个乞丐。“嗨，蛮象个丐帮头！难怪别人不搭理我。”他不禁笑了笑。

忽然，他眼前一亮，似乎是燃起了希望之光。因为他看见了就在他身边不远的路旁，居然停了一辆重庆橡胶厂的解放牌货车，他顾不得生这份邪气了，疾步走了过去，来到车旁：“师傅，我是西南交大的，要到你们厂定做橡皮筏，麻烦搭个便车”。司机朝他上下一瞅，挥挥手：“上吧！”没想到竟这样痛快地答应了。他敏捷地爬上汽车，顺势坐在一个旧车胎上，抹了把脸上的汗水，笑了。

晚霞中汽车飞快地朝重庆南岸驰去。

尧茂书来到重庆已经整整五天了。五天来，他踩烂了重庆几个橡胶制品厂的门坎。“生产任务忙”，“两只橡皮筏无利可图，”“亏本

买卖谁做！”“漂长江？该不是有病！”灌满了他的耳朵。他乞求，说好话，磨破了嘴皮，都没效果。定制橡皮筏的事情，象足球一样被踢来踢去。

“万事总是开头难！”他自我安慰着道。

“没有走不完的路，没有爬不过的坡，没有淌不过的河。”

他，暗暗地鼓着劲。

能否定制好橡皮筏，这可是漂流万里长江的关键啦！没有漂流工具，首漂计划就要告吹，他着急啊！

尧茂书信步来到江边，伫立在朝天门码头，望着如血的残阳，滚滚东逝的长江水，不由得心潮起伏。长江，您这母亲河，中华民族的摇篮，在您流经过的广袤土地上，居住着我国三亿多人口，耕作着四亿多亩肥田沃土，您用您的乳汁滋润着中华大地，又以博大的母爱哺育着亿万炎黄子孙，但是，人们对您却又是那样知之甚少，您美丽神奇的源头，宛如童话世界，可是亘古以来，人迹罕至，给您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“首先征服和漂流长江的应该是我们中国人。”他默默地想着。

江水被夕阳染红，满江碎金熠熠闪烁。

他翘首江面，轮船游弋，不时传来几声汽笛，划破长空。“征帆去掉残阳里，背西风洒楼斜矗。”他想这是王安石的《金陵怀古》。

尧茂书早就立志在长江上进行漂流探险活动。他在钟灵毓秀的乐山市长大。“嘉州山水甲天下，”从小就生活在长江边，他钟爱这嘉州山水，峨眉月。

还是五、六岁时，他望着看不见头尾的长江，问他的爸爸尧俊章：“这水流向哪儿？”爸爸说：“流到东海去。古老的长江可是一条龙啊！”他说：“我长大了，要沿江走到东海去，从龙头一直走到龙尾。”

尧俊章慈爱的抚摸着儿子的头，看着他幼稚的脸，笑了笑道：

“幺娃，要得。”

七、八岁了，他就敢在岷江里游泳。他的启蒙读物《鲁滨逊漂流记》、《格南特船长的儿女》在他孩提心中就埋下了鲸鲨鹰隼般的遨游之心。十四岁时，他居然在乐山市三千人畅游岷江竞赛中获第二十八名。

嘉州山水哺育着尧茂书那颗“不想平平庸庸过日子，不甘寂寞的心。”

十年动乱中，印刷厂照相制版工尧茂书，不受各种干扰，一头扎进摄影艺术的海洋，他向当时在井研县工作的摄影师张子平请教，共同钻研彩印艺术，几年来从未间断。乐山至井研一百余里的山道上布满了他辛勤的足迹。他，学得是那样的专注、入迷。一天，突然断电，机器故障造成他左手食指被截，血流如注。师傅们急忙把他送进医院抢救，但第二天一早，大家又看见他手上吊裹着纱布苍白着脸，出现在照相制版车间。

1972年3月，他应聘调到了西南交大。先在印刷厂当制版工，后来当上专职摄影员。摄影职业给他提供了“行万里路”的机会，他跃上险峰、降下幽谷，既领略了“翠屏千仞合”的剑门关的雄险，又饱览了“月涌大江流”的长江山峡奇观。他酷爱探险和摄影，他的摄影作品散见于国内不少报刊，甚至作过权威杂志《中国摄影》的封面。改革开放，春回大地之时，用他敏锐的艺术视觉创作了九寨沟系列摄影作品。他那幅表现九寨沟春回大地，冰雪消融的奇景——《解冻》，被定为国际影展作品。他是四川省摄影家协会会员、中国铁道出版社聘请他为特约摄影记者，然而，这一切他并不满足，他要追求的宏大目标——探索长江源头的奥秘，结束“长江自古无人漂”的历史。

也正是那一年，尧茂书看到一本国家江源考察队拍摄的《长江》画册，他立即被长江源头的壮丽风光吸引住了。同时，他又为画

册中,仅有的源头的几帧黑白照片而深为惋惜。对长江炙热的感情和摄影工作者的责任,更坚定了他首漂长江的决心。他打算通过首漂,拍一部电影,出一册影集,写一本书,用他的毅力和智慧,去弥补国家江源考察队对长江源头考察的不足,并为他所钟爱的电视片《话说长江》添上一段源头风采。

望着滚滚东逝的长江,尧茂书耳畔仿佛响起《长江之歌》那歌声是如此激越高昂:

你从雪山走来/春潮是你的丰采/你向东海奔去/惊涛是你的气概/你用甘甜的乳汁/哺育各族儿女/你用健美的臂膀/挽起高山大海/我们赞美长江/你是无穷的源泉/我们依恋长江/你有母亲的情怀。……

长江,伟大的长江,你向人们展示的是一幅永远也描绘不完的巨幅画卷。你的儿女,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非凡的聪明才智,要在这画卷上勾勒出一幅又一幅动人的宏伟的蓝图。长江,你是世界上最值得赞美的河流,你是世界上最值得称颂的巨川。

尧茂书久久的望着滚滚的江水,晚霞洒在他身上。

现在,定做橡皮筏不能落实。难道能眼睁睁地看着首漂计划落空!他急得上火了,一夜之间眼睛充血,口里布满了燎泡。

他来到重庆长江橡胶厂总工程师室。

“李总,你们一定得想办法。”

“今年生产任务紧,明年再说吧!”

“明年!这怎么行。”尧茂书急了,“外国探险队马上就要来了!”“你知不知道,美国激流探险的肯·沃伦先生就要来了!”他激动起来,眼睛含着泪水。原来,美国俄勒冈州著名的激流探险家肯·沃伦先生拟定于1985年8月率领实力雄厚的激流探险队来华漂流长江。肯·沃伦先生是美国肯·沃伦野外考察有限公司的经理,他

从1942年就开始带队进行激流探险，在美国、印度和加拿大等国的河流中漂流了七万英里，人们认为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无动力划桨能手。他这次计划耗资二百五十万美金，携巨款经过精心策划，决心一举征服世界上唯一没有进行过漂流探险的长江，完成被称为“最后的伟大征服。”尧茂书心潮鼎沸，脑海里不能释然的是：“漂流东方巨龙——长江，为什么不能由龙的传人拉开序幕？”

“李总，我不能眼看到外国旗帜第一次插在长江源头，中国人无论如何也要争取首漂长江！”他紧攥着拳头，流着泪说道。

对着这个热血青年还能说什么呢？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，古往今来，多少有志青年为祖国捐躯，为理想献身。爱国、探索、献身的精神，才是我们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根本最深厚的力量，当前改革开放，我们正需要这种精神啊！李总感动了，站起来拍着尧茂书的肩膀说：“好样的，小伙子！”

第二天，由李总亲自负责和八个技术工人，抽出业余时间组成的“龙的传人号”橡皮筏设计制造小组成立了。

二十四个秋老虎已经过完了，山城气候还是这么炎热，“虎气”未衰。40℃的高温热得人难受，太阳炙烤在水泥房顶上，车间里热得象上了气的蒸笼。

尧茂书光着脊梁和工人们一起编织船体尼龙网架，豆大的汗珠从他们额头上滚落下来。手上磨出了血泡，磨破了皮，缠上一块胶布又接着干。他，虽说很累，但心里却惬意。唉！经过几个月的北上南下奔波，上北京，下上海，跑重庆……，而今橡皮筏总算有了着落。为了定制这两艘橡皮筏，竟花去了他整整三千元。这对月工资不足70元收入的尧茂书来说，是多么大的一笔巨款！几年来，他家里的经济几乎都是围绕着“首漂”在转。三十四岁的他，按理说应该有一个孩子了。1983年新婚不久的妻子有了身孕。孩子的到来，

势必会影响他漂流计划的落实。为了实现首漂，他们硬是铁着心肠，决定不要孩子！

那一天，决心虽说下了，但他俩心里都很不是个滋味。夜里，妻子偎在丈夫的宽厚的胸前，流着泪道：“茂书，你放心去，我不会拖累你。”尧茂书紧紧地搂着妻子，默默无语，眼睛里噙着泪。

“你们咋过日子的？第一个孩子竟不要！”尧茂书的小姐姐尧显峰听到这个消息，专程从乐山沙湾赶来阻止。显峰和茂书感情很深，但书弟是这样地固执，一犟到底。她很生气。然而，“人流手术”还是做了，因为妻子刘建蓉太理解丈夫那颗执著追求事业的心了。他们省吃俭用，节衣缩食，一分一文的为“首漂”积攒经费，尧茂书成天穿着那件学校发的“铁路服”，天热了还舍不得用两元钱买件新汗衫。这不，瞧他去重庆穿的那件背心已经是绉绉襟襟了……

漂流长江，光有橡皮筏还不行呢！还要有摄影、摄相器材和各种必需的漂流设备。说起购置这些东西，也真叫尧茂书寒心。

1984年1月，他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北京。经人介绍，一个所谓实业开发公司表示愿意向他提供这方面的方便，正式签订合同那天他高高兴兴地去了，结果一开口，才知道上当受骗。对方把他当成“漂流万元户”，他们拿出“死亡不管、抚恤不管、本人倘若遇难后家属抚恤金不管——只用他摄影考察成果。“八不管”合同摆在茂书面前叫他签字。他惊呆了，天底下竟有这样荒唐的“合同”！但为实现漂流长江的愿望，流着泪，咬着牙，硬签上了“同意”二字。这还没完，紧接着对方翻云覆雨，伸手竟向他要八千元的宣传费、广告费、联系费、漂流成果提成费……那天，尧茂书肺都气炸了，他一把撕了合同，扔下一句话：“你们是中国人吗？你们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？”

如今，尧茂书总算有了成功的希望。现在，两艘崭新的“龙的传人号”橡皮筏就摆在他面前。能坐能卧的尼龙网架的船体，上面覆

了三层生橡胶耐冲撞，有防雨防浪篷，并能分舱充气。茂书激动得围着橡皮筏转了几圈，他含着眼泪对李总和师傅们说：“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！是你们放弃了自己的休息时间，给我设计出了这样理想的船，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，赶在外国人前头，把国旗插上长江源头！”

他要感谢大家，这不是虚情假意，也不是出于世故，而是一颗真诚感激的心。他拿出一些生活费，买烟、买酒、买水果，并给师傅们一一送到家里。口袋空了，肚子饿了，这算不了什么，在厂门口的小摊上买两个冷馒头塞进肚子里。他踏着山城夜色，心满意足地住进了三毛钱一夜的重庆浴室。

2 哈巴雪山，风雪弥漫。

风雪卷起的漩涡，在雪山的羊肠小道上旋转、奔腾。路，已经被积雪深深地埋没，遍地是雪。天渐渐黑下来，风雪更大了。怒吼的风，抽打在尧茂书脸颊上，越来越猛烈。他在向导巴桑的带领下，牵着牦牛在这冰封雪飘的雪山上，顺着山脊艰难地向上攀登着。这是尧茂书为了首漂长江而进行的高山反应训练。天，漆黑一团，看不见路。尧茂书只凭感觉意识到自己是在没膝盖深的雪中深一脚，浅一脚地走着。旋风飞卷着鹅毛大雪，有如迎面泼来的尖针。冰凌、暴风雪，把他的面颊扑打得生疼。

“今天是除夕，现在该是每个家庭团年欢聚的时刻吧。”尧茂书边走边想。在这离家数千里之遥的雪山小道上度过除夕之夜，别人还认为他是为了“出风头”，是一个“疯子”哩！告别了自己瘫痪在床的老父和温柔体贴的妻子，来到这冰天雪地里自讨苦吃，为了什么？在学校里，有人曾当面嘲讽他“神经病”。为了早日实现“首漂”长江的愿望，为了实现他的“梦”，他又不能不这样啊！

“别人的误解和自己的屈辱这算不了什么”！“每逢佳节倍思

亲”。这份遇佳节思亲人的情感他确放不下。此时此刻，他想起和爱人分别时，刘建蓉一边给他收拾行囊，一边噙着眼泪说：“茂书，我们结婚后，还没有一起度过春节，现在爸爸的病又愈发严重。去年春节您上了唐古拉山，今年您又……”她说不下去了，泪珠点点滴滴落。尧茂书心里很难受。是啊，他作为一个丈夫和儿子是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。何况，他和他爱人还是新婚燕尔。

“小蓉，你别伤心，等我漂完长江一定和你好好过一个春节。”他安慰着她。“来，高高兴兴的。听我给您唱个《我的中国心》：‘长江、长城、黄山、黄河，在我心中重千斤。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心中一样亲！’……”他偎着她深情地唱起来，她笑了。

有人说刘建蓉是尧茂书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，这话一点不假。记得那是1980年的事情了，教务处长通知小尧，因摄影工作需要，组织上决定让他培养一个徒弟。第二天，一个恬静娟秀的姑娘就婷婷玉立在他面前。“哟，真是个小徒弟！”尧茂书不禁脱口而出。然而，这个“小徒弟！”却是那样的勤奋好学，他教她摄影、冲片、翻拍、用光艺术、暗房制作……她不懂就问，一学就会。她很尊敬她的师傅，师傅也很呵护她，尽心尽意地指导她。她们相处得是那样融洽，又是那样齐心协力去完成各项工作。考取了西南交大夜大后，有多少个夜晚，他们在灯下共同研讨，攻破了一道道难题，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一次次考试。刘建蓉从对尧茂书的关心、敬佩到产生爱慕，这对于一个正处于豆蔻年华的姑娘来说是很自然的。谁也说不清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们师徒之情升华为爱情。

这是个景色秀丽的夏夜，一钩新月弯弯悬挂在峨眉山巅。月牙儿发出淡淡清辉。尧茂书和刘建蓉肩并肩地漫步在校园里林荫小道上，绿树花丛中不时点缀着一盏盏古色古香的路灯，弯弯曲曲的校区小道四通八达的联结着教学综合楼、实验室和行政大楼。峨眉山在苍穹下起伏，将天地之间分出一道模糊的剪影。夜幕下的西南

交大近景和远峰托起了这所高等院校迷人的夜景。

垂柳婆娑，柔枝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，不断拂在他们的脸上身上。这时，他们的心却不平静。他一脸严肃、庄重，她激动的脸发着红晕。他们默默地又朝前走了一段。“小蓉，我下定决心漂流长江。漂流可能成功，也可能失败，为了你，请你再考虑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。”他期待着她的回答。“我支持你！”这种心灵的交流多么坦荡、强烈、真挚，仅仅简单几句话，就把一切都说得这样明白、透彻。他一把握住她的手，幸福中浑身激动得颤抖。她默默地依偎在他怀里……

雪越下越大，哈巴雪山在风雪的笼罩中。

“唉呀，不好！”尧茂书一脚踩空，一头栽进冰窟窿里。四壁冰雪，两眼漆黑，雪灌进了他的脖子，等到巴桑用绳子把他从冰窟窿里拖出来时，他已成了个“雪人”。

“这样太危险，你拉着牦牛尾巴走。”巴桑说，于是尧茂书紧紧地攥着牦牛尾巴，迎着暴风雪，在茫茫的黑夜中，向海拔五千四百多米的哈巴雪山顶峰爬去。

雪搅着风，风裹着雪，尖啸着不断向他们袭来。

一步、两步、三步……，尧茂书给自己加油鼓励。

“嗨哟，跟紧！”巴桑吼着叫着拉着牦牛在前探路。

又一阵暴风雪向他们袭来，他们在风雪中挣扎。

大年初一。当他们翻过哈巴雪山，来到藏彝聚居的云南中甸时，两个“雪人”刚到村口，顿时被彝藏同胞包围起来。整个寨子轰动了，藏胞给他们献上洁白的哈达，彝胞给他们吹起金口弦，欢迎两位远方来客。将他们迎进暖和的帐篷，用藏刀叉着大块大块的砣砣肉来招待他们。

欢乐的歌伴着弦子跳了起来。

3 五月的蓉城，繁花似锦，劳燕翻飞。此刻，尧茂书无暇它顾。他心急如焚，疾步朝他三哥尧茂江家中走去。

到了家，他刚扔下背包后便迫不及待的说道：“三哥，我决定马上开始漂流长江，原来的两个助手都不去了，你能不能请假陪我到源头？”太突然了！“我简直没有这种思想准备！”三哥尧茂江给怔住了，全家都不同意他去冒险！

“美国队马上就要来了！我决不能让外国激流探险队抢在我们前面！”说着他递给三哥一张报纸。三哥急忙展开一看，路透社俄勒冈州波特兰电：“肯·沃伦计划率领一支十四人的美国探险队，将从西藏高原的长江发源地出发，航行到长江下游，将于8月抵达中国。”

这则短短的消息，太刺激人了。

尧茂书坐不住了！

肯·沃伦先生的探险船名叫“下次是哪条江号。”驾着它，这些年他到过加拿大、印度、尼泊尔。九年前他首次成功地漂流了恒河上游，结束后在离中国边境一百七十英里的地方休息。一位朋友笑着问他“下次到底是哪条江？”他指着远处的喜马拉雅山说：“只有在山的那边，伟大的长江还没有被人征服过！”

自那时起，他开始了征服长江的准备。

“你难道能眼睁睁地看到外国的旗帜首先插到长江源头？”“你难道能让美国人首漂长江？”话未说完，茂书已经热泪盈眶。

激流探险，虽说是一个世界性的群众体育运动，运动本身并不含有“征服性”，但是哪个运动又不包含着祖国荣誉和民族尊严！

漂流长江，在改革大潮的今天，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体育活动，更重要是人们的价值观念更新，是对人们精神上的巨大冲击。

新的形势下，国人需要这种探索进取的精神啊！